

■流金岁月

■特约撰稿人 王 剑

我最初看电影，不是在电影院，而是在室外。那时候，电影总是与农家的喜事连在一起。谁家为老人祝寿，或者谁家子女考上大学，都会包一场电影。演电影的地方一是离主家近，二是宽敞。随机找两棵不远不近的树，一早就挂上白色的布景。闻听消息的村民們，三三两两地从邻近村或者十几里外的村庄赶过来观看，之后再趁着夜色赶回去。从我记事起，这种露天电影，我几乎场场不落，它让我饥饿的童年充满了一种精神上的富足和快乐。

1989年，我考上了河南大学。教我们电影学的是胖胖的何甦老师，他是南方人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他把“母鸡”不叫母鸡，而叫“女鸡”。第一次上课时，他严肃地警告我们：某部电影在国内热播，如果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不去看，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。为了不丢何老师的人，每到周末，我们都会到大礼堂买票看电影。学校大礼堂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里面有三千个座位，分甲座、乙座、丙座三种等级，是一个非常典雅非常有仪式感的地方。大学四年，我在大礼堂看了多少场电影，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，我们在这里哭过、笑过，沉默过、争论过。而这些，都已经成为我们珍贵的大学记忆。

毕业后，我辗转到了漯河，随我一同前来的还有看电影的嗜好。迄今为止，我对漯河电影院的了解，也仅限于六座。

那时，漯河是一座滨河小城，中心城

区也就沙南那一小片天地。然而幸运的是，这里竟然集中了漯河市的五家电影院。

离我最近的，是位于文化路上的天平影剧院。这里原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，闲暇时就放电影。一级级台阶上去，就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，座位都是软座，大约可容纳二三百人。我在这里看过十几场电影，很喜欢里面的环境。天平影剧院的周围人口稠密，体育场、二纸厂、一针厂、二针厂、电业局、武装部、老市委家属院都在附近。后来中级人民法院搬走了，天平影剧院就成了一片废墟。我现在上班时，还经常从这里路过。每每看到它，我都仿佛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。

离我较远的，是铁路俱乐部和漯河剧院。漯河剧院位于公安街，以戏剧演出和杂技表演为主，有时也放电影。有一次，电影开演了，却只有我和少数的几个人，我们算是看了个专场。铁路俱乐部在火车站的后面，从人民路涵洞的东北侧进去，走过一段曲曲弯弯的小巷，会看到一个破旧的蓝布门帘，这就是铁路俱乐部的门头。进去一看，里面的座椅也是破破烂烂的。我在这里强忍着看过一场电影，就再也不想去了。

我去得最多的，是位于老街的工人文化宫，每逢周末，工人文化宫都有电影夜市。所谓夜市，就是放两场电影，中间还穿插一个抽奖环节。那时，我刚刚谈恋爱，电影夜市正好为我们的温馨相处提供了一个美丽掩护。至于到了那里看什么样

陪伴是最暖的教育

■包素娜

晚上，我带着孩子来到广场。热闹依旧，各种人忙碌在各种声响里，但我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他们。

三个最多也就十二岁的孩子，盘腿围坐在乒乓球台上，其中两人抱着手机低头忙着打游戏，另一个像献宝一样，神秘秘地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盒子。打开、抽出、放到嘴上，左手跟着摸出打火机，熟练地点上，深吸一口，炫耀似的看向低头忙碌的两个同伴。看他们忙得毫无察觉，赶紧又抽出一根，伸手递到对面那个男孩的嘴里，火机立马跟上。由于晚上风大，他打开火机两手捂着伸出去、点燃。全程无交流，却默契十足，让我瞬间想起所有资深烟民的表现。接着，他又转向另一个，同样的动作，只是两手捂着伸出去的刹那，可能出于平时一贯的警觉，也可能是我那出于职业习惯射过去的恨恨的目光刺到了他，他伸出去的双手在空中顿了一下，不过也就那么一下，并没有改变什么，依然向前、点燃。细细的香烟像他们还没发育好的精粗的胳膊，忙碌地一明一灭，烟雾随风自由地飞舞。他叼着烟满足地看着两个同伴，那两人忙得毫无察觉……

我移开视线，无奈地走进广场，人太多，跳舞的、打球的、遛狗的、跑步的、打牌的、聊天的……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，我突然失去了兴致，只是沮丧地走着，向前走着。猛地，我被一个小男孩撞到，又立马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从我身后蹿出，拉着小男孩教训：不要跑那么快，会摔倒的。小男孩太调皮，扭脸就跑，还叫着：哥哥追我哥哥追我！哥哥配

合着追了上去，面对弟弟又踢又扑，他灵巧地躲闪着，头上布满了汗，却没一丝不耐，一脸宠溺，他们的妈妈在不远处看着小哥哥，一脸笑意。我忽然想起前面那三个在球台上盘腿而坐的男孩，他们的父母在哪里？如果也有父母陪着，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，他们大概会变个模样吧？

也许有人会说：儿大不由娘。他不愿意和父母亲热了，长大了。我以前也这么认为，但我瞬间想到，孩子上了幼儿园后，背后有多少庆幸解脱的父母？孩子周末放假，又有多少焦虑崩溃的父母？陪伴若成了被迫，双方都痛苦、都想解脱，孩子不但越飞越远，还可能越走越歪。我又想到，更多的孩子放学回家后，父母只是眼盯着手机，偶尔腾出一只手挥舞着催孩子写作业的画面；想到自己在家吞云吐雾、一副活神仙的样子，却没意识到孩子正处于模仿阶段；想到孩子哭闹打扰到自己时，便一个手机塞过去的父母……生活太丰富，丰富到无暇顾及孩子，他便和你永远地疏离了。形形色色的失足少年，总有千篇一律的失足理由，陪伴是最暖的教育，没了陪伴，每个家庭都会冷若严冬。

我被一句响亮的“姐姐”惊到，紧接着发出一声甜甜的、拉长的“哎”拉长声音袭来，小姐姐手拉着弟弟一副骄傲的样子，旁边的妈妈笑得捂上了嘴。看得我一脸的羡慕，陶醉在他们暖暖的爱意里。

不得不说，陪伴才是最暖的教育。

■心灵漫笔

那些花儿

小桃红

有女孩子的人家大都种小桃红，种小桃红的目的就是染指甲。小桃红即凤仙花，不知小桃红算不算得上我家乡人对凤仙花的特称？小桃红是六月乡野最常见的花，像个调皮的小丫头，让人忍不住联想到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。

春上在泥土里撒几粒花种，不几日便见嫩芽破土而出，待其长到五六寸高时分株移栽。小桃红不能栽种过密，一尺之距为宜，否则花疏。小桃红一过及膝深，我见过最高的小桃红有一人高，花秆碗口粗，简直成精了。小桃红常有正红、粉红、浅紫、纯白四色，单瓣双瓣皆有。

因花瓣中的多余水分几乎被阳光蒸发殆尽，午后采花最宜。花采后需摊开晾在背阴通风处。傍晚采摘梅豆叶二十余片备用。临睡前，取少量白矾砸碎，洒在小桃红上，放在手心揉搓成团。分取适量按在指甲上，用双层梅豆叶包住，用棉线缠绕。这是染指甲的基本流程，如无白矾，食盐亦可，其效不如前者。幼时母亲给我染指甲，有些人家给小孩子染指甲时会避开两个食指，据说是染了食指易招灾惹祸。母亲不信这个，把我十个指头全染上，包粽子般。指头包太紧太松都不成，紧了血液循环不畅，松了睡着后易痒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总迫不及待拆开指头，指甲是染红了，可多余的汁液把指头的皮肤也染红了，于是整个手就像上了刑，看起来颇为惊心。好在不久消红了，皮肤上的红便褪去。于是，那被小桃红吻过的地方，只剩指甲上玛瑙

的电影，倒显得不是很重要。有一次去早了，我们在电影院门口闲站。看到昏暗的灯光下，有一家卖卤肉的摊子。火炉上的大盆里，热腾腾的猪蹄冒着诱人的香气。我俩相视一笑，动了馋瘾，就一人攥一个，蹲在一堆石子上大嚼起来。后来，这个女孩，成了我的妻子。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共同回忆起这个细节时，仍然觉得好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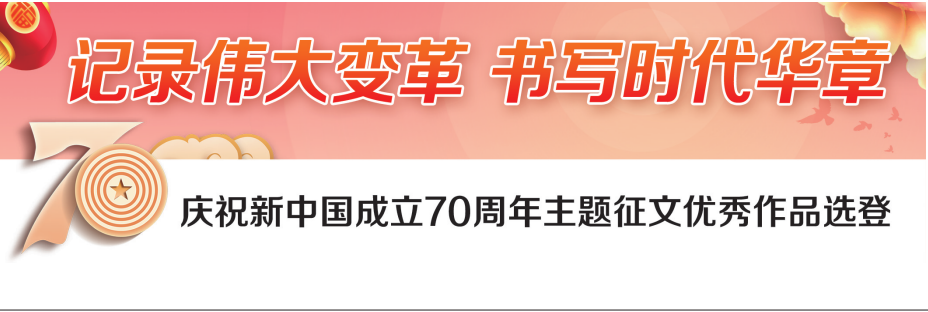
演电影坚持最久的，是五一路上的汇星影剧院。我在这里看过电影，看过杂技表演，也看过话剧《少年毛泽东》。大概是2000年前后，汇星影剧院改成了小胖量贩。仔细算起来，这应该是漯河最早的一家大型超市。

到沙北的人民会堂看电影，是2009年的事情。那时，人民会堂推出一个暑期免费放映活动，播放的都是经典影片，全市的青少年学生都可以进场观看。儿子对这个活动很热衷，作为陪伴者，我也沾了光，顺便过了一把电影瘾，尤其是对电影

《冰川世纪Ⅱ》印象深刻。人民会堂的西侧，有一个小型的奥斯卡影院，专门播放最新的影片。我曾和一个要好的朋友，在这里看过一两场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漯河的电影院一个个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先是电视的普及、电影频道的开播，接着是家庭影院、VCD、DVD的风行，后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全覆盖。面对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，我们只能留下一声声的惊叹。

虽然电影不看了，心中美好的电影记忆，却并没有消失。上个周末，应一个朋友的邀请，我和妻子到新玛特的大地影院，观看了于谦主演的《老师好》。“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……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，而是遇见了你，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。”或许是剧情感人，也或许是影院的气氛温馨，听着这段旁白，我和妻子曾经的电影记忆被重新唤醒了。我们彼此紧握着手，泪光点点中，恍若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幸福时光。



■诗风词韵

秋的断想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新卫

秋风最接近真理
用清新的方式，来阐释
中庸和不偏不倚

秋雨是眼泪，上天以此来表达
对丰收的喜悦而泣

秋夜是，最奢侈的寂寞
枕着你的名字入眠
床头还，萦绕着月光

我的白发，早已，没有三千丈
因为想你，脱落如霜

我是一片云（外一首）

■朱丽笑

我是一片云，悠悠的漂流
不经意间，却成了你天空中的风景
轻轻一声问候，愿拂去你的伤口
不必感谢，我只是一片流动的
云但愿随着风儿的起舞
你我再拥有一个热烈的拥抱

漫游

驾一叶小舟，听露滴叮咚
看白云悠悠，忘却尘世，只当梦中
精心寻觅，采一枚莲子，举一把红伞
生活当歌，生活当歌

听雨

渐渐连到一起

哗哗啦啦地响了起来
不知有多少匹骏马挣脱羁绊，结伴而行
奋力驰向远方。我知道
雨终于下大了
妻子翻了个身
长出了一口气，睡得更香了

■生活余香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在家乡，几乎每家的院落里，入了大门，迎面都是一面影背墙，墙上贴着“松鹤延年”“壮丽河山”之类的瓷砖画。而影背墙前多半修一方花坛，种些乡野常见的花草。从春到夏，到秋，都有花开，花坛热闹，整个院子也跟着生动起来。

喝汤花

喝汤花只在傍晚开放，适逢喝汤时分，故名。它的学名叫紫茉莉，我觉得不如喝汤花好。至少在我的家乡，提起喝汤花无人不晓，而提到紫茉莉，恐怕所知者就寥寥了。喝汤花多为紫、红、黄三色，也有白色的，但不常见。

喝汤花开花时节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不再安心地在餐桌上去吃饭。大家都盛了稀饭，卷了餐盘到院子里蘸着喝汤花的花香吃。晚霞还未全退，人和花皆被笼罩在一层橘红的油画滤镜中。喝汤花层层叠叠，开得极热烈，都是举着它的小喇叭，好借晚风把它的花香一丝一缕吹到人们的碗里，因此，六月的晚饭便有了花的芬芳。

花落以后，在花梗处留下一枚绿珍珠，那是一朵喝汤花吸收了日月精华所凝而成，它把来年的生命萌芽和所有秘密都深藏其中。当绿珍珠变成黑珍珠，女孩子便开始收集，除了留作种子的部分，其余全用针穿成手链或项链，用喝汤花的种子穿成的项链是家乡所有女孩人生的第一串珍珠项链。

阅读助我成长 悦读改变人生
yue du zhu wo cheng zhang yue du gai bian ren sheng

酣畅淋漓听秦腔

——读贾平凹《秦腔》

■特约撰稿人 侯世民

《秦腔》是贾平凹的第12部长篇小说，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它的内容涉及其家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的故事。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，采用“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”，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、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，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。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。贾平凹称“我要以它为故乡树一块碑”。

贾平凹说，《秦腔》他写了一年九个月，又改了一年五个月，前前后后历时两三年吧，他推掉了好多饭局，耽误了好多会议，得罪了好多朋友。

我想，为了对故乡，对土地，对父老乡亲的那份情感，这一切的损失都是值得的。

我断断续续读了一个多星期，终于把《秦腔》读完了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听完了，因为字小，看不清楚，我就用手机软件听，听得久了，就再看书。书中的主人公张引生是个疯子，他暗恋白雪，因为白雪长得美，人又和顺，是县剧团在台柱子。对于家境贫寒、没有父母兄弟的单身汉引生来说，白雪就是一只高高在上的白天鹅，他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癞蛤蟆。尽管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，但是并不影响他喜欢天鹅，不影响他欣赏天鹅，更不影响他在天鹅需要的时候保护天鹅。就像是谁在另外一部书里说的那样：我愛你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

是啊，农民愛土地，男人愛女人，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只是现在，自然早就没那么自然了。到田野里走走，那一片一片荒秃的土地长满了蒿草，比庄稼还要高，咋不让人痛心哩？村里的劳力走了，小孩子也随之进城了，中学变小学，小学校只收低年级，高年级学生都集中到乡镇或者进城上学了。有的村里死了人，连抬棺材的人都没凑不齐了。

老支书夏天义喜欢土地，一辈子都在侍弄土地，他的理想就是淤地，他把好地都分给了五个儿子，自己带领引生和



■家长里短

唠叨进行曲

■特约撰稿人 宋自強

我在书房看书，老婆在厨房做饭。

“盛饭”我知道她这是在叫我。她“盛饭”的“饭”的着重音还没有落地，我就从电脑前站了起来——经验告诉我，怠慢老婆“圣谕”的结果总是不大美妙的。

书房与厨房一墙之隔，我立马来到厨房。老婆已开始盛饭，边盛边训示：“饭好了，你盛个饭就不中?!”

我站在她身后手足无措。老婆又训道：“你盛个饭也中吧?”

我真想告诉她：你的“口谕”没完没了，其实就“盛饭”两个字和一个叹号有用。如果没有遵命或者行动迟缓，你再强调“你盛个饭也中”一点儿都不晚，也用不着三遍两遍地唠叨个没完!

但是我没敢说。“你盛个饭也中!”老婆继续重申她的“训示”，且有了新内容：“昨天我才出去一会儿，你就一个劲儿地打电话……”

我弄不明白昨天我“一个劲儿地打电话”跟今天的盛饭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的确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

昨天是周五，上午十点钟的时候，老婆告诉我要和办公室里的几个同事到许昌去转转，中午饭让我自己解决。

下午六点多，她还人没

有回来。我就开始打电话，没人接，等了一刻又打，还是没人接。当时已近七点，我心想：她可能要和同事们在外面吃饭了吧？我随便鼓捣了一碗面吃了，之后就接着打，一直打了七个都没人接——糟糕的是，我还没有她那几个同事的电话号码。咋回事儿呢？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？我心里不禁犯了嘀咕儿：再打一个！再没人接就得考虑报警了。

好在，电话最后一个提示音刚刚落地，她竟然打了过来：说“街上呢。”

“怎么不接电话?”“没听见。”说完她就挂了。

将近八点的时候，老婆终于回来了，抱回一个很艺术的瓜葫芦和一个很实用的“测糖仪”——我的血糖有点儿偏高。东西还没有放下，她的“训示”就来了：“以后勤测着点儿!”——你只管打啥呢打？不知道淑女都是静音?

昨天就是这么档子事儿。它和今天的“盛饭”究竟啥关系呢？该不是她觉着我昨天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是为了催她回来做饭吧？不管从哪个方面去推敲，做饭与盛饭都是关系密切啊——好像也只能这样解释了，要不然，老婆的联想能力就强大得有些超乎想象。

倒是那“测糖仪”确是有用，一量，还算稳定。

“药得继续吃！不能停!”老婆继续她的唠叨……